

韋賢傳第四十三

漢書七十二

漢

護

軍

班

撰

唐議奏行秘書監琅邪縣開國子顏

師古集註

韋賢傳

韋賢字長孺魯國鄒人也其先韋孟家本

彭城為楚元王傳傳子夷王及孫王戊師古

曰官為楚王傳而歷相三王也戊荒淫不遵道孟作守風諫

後去位徙家於鄒又作一篇其諫言曰

藏書印



蕭蕭我祖國自豕韋應劭曰在商為豕韋氏也黼衣朱紱

四牡龍旂師古曰黼衣畫為斧形而白與黑為彩也朱紱為朱裳畫為亞文也亞古弗字也故

因謂之紱字又作黻其音同聲。宋祁曰注黼衣字下當更有衣字為彩當作謂彩亞字當作亞其音同聲當作同

彤弓斯征撫寧遐荒師古曰言受彤弓之賜於此得專征伐也總

齊羣邦以翼大商師古曰翼佐助也迭彼大彭勳績

惟光應劭曰國語曰大彭豕韋為商伯師古曰迭互也自言豕韋氏與大彭互為伯於殷商也迭音

徒結至于有周歷世會同師古曰繼為諸侯預盟會之事也王

報聽譖寔絕我邦應劭曰王報周末王聽譖受譖絕豕韋氏也我邦

既絕厥政斯逸應劭曰言自絕豕韋氏之後政教逸漏不曰王者也臣瓚曰逸放也

管仲曰令而不行謂之放師古曰瓚說具是也。劉放曰予謂王報時詎有豕韋哉有豕韋亦非王報所能絕也

又云我邦既絕厥政斯逸周之逸政久矣不由報也孟此詩為不曉其祖者賞罰之行

非繇王室師古曰繇與由同也。宋氏校本云注文也字當刪庶尹羣后

靡扶靡衛五服崩離宗周以隊應劭曰五服謂甸服侯服綏服

要服荒服也師古曰庶尹衆官之長也羣后諸侯也隊失也音直類反我祖斯微

于彭城師古曰言我之先祖於此遂微也在予小子

勤諉厥生師古曰諉歎聲音許其反。宋祁曰諉漸本作唉院此嫚秦



耒耜以耕

師古曰言遭秦暴慢無有列位躬耕於野

悠悠嫚秦上天

不寧廼眷南顧授漢于京

師古曰高祖起在豐沛於秦為南故曰南

顧言以秦之京邑授與漢也。劉奉世曰秦視沛猶在東北安得云南也孟意以漢興於巴蜀故云爾

於

赫有漢四方是征

師古曰於讀曰烏烏歎辭也赫明貌凡此詩中諸歎辭稱於者

其音靡穽適不懷萬國鹵平

師古曰懷思也來也皆同鹵古攸字攸所也言

漢兵所往之處人皆思附而來萬國所以平也

廼命厥弟建侯於楚俾

我小臣惟傳是輔兢兢元王恭儉淨壹

師古

曰兢兢謹戒也

惠此黎民納彼輔弼饗國漸世垂

烈于後

師古曰元王立二十七年而薨垂遺業於後嗣也

廼及夷王克

奉厥緒咨命不永唯王統祀

師古曰咨差也永長也夷王立

四年而薨戊乃嗣位故言不永也

左右陪臣此惟皇士

師古曰爾

雅云皇正也

如何我王不思守保不惟履冰以

繼祖考

師古曰惟亦思也言不思念敬慎如履薄冰之義用繼其祖考之業也

邦

事是廢逸游是娛犬馬繇繇是放是驅

師古

曰繇與悠同悠悠行貌放放犬也驅驅馬也

務彼鳥獸忽此稼苗烝

民以匱我王以媮

師古曰媮與愉同樂也言衆人失此稼穡以致困匱而王



反以為所弘非德所親非俊唯園是恢唯諛

是信也師古曰恢大也諛諛諂也夫喟喟黃髮如淳曰喟

如何我王曾不是言也喟音喟音五各反

察既執下臣追欲從逸應劭曰藐遠也言疏遠忠賢之輔追情欲

從逸遊也臣贊曰藐陵藐也師古曰藐與邈同應說是也下臣孟自謂也從讀曰縱

祖輕茲削黜嗟嗟我王漢之睦親師古曰睦密也言服

曾不夙夜以休令聞師古曰休美也令善也聞聲名也穆

穆天子臨爾下士明明羣司執憲靡顧師古

享賢

曰靡無也言執天子之法無所顧望也顧讀如古協韻正遐繇近殆其怙

茲師古曰言欲正遠人先從近親始而王怙恃與漢戚屬不自勗真以致危殆也繇讀與由同嗟

嗟我王曷不此思非思非鑒嗣其罔則師古

彌彌其失岌岌其國曰彌彌猶稍稍也罪過茲甚也岌岌欲毀壞也師古曰岌岌危動貌音五合反致冰匪霜致

隊靡媢瞻惟我王昔靡不練師古曰言堅冰之成起於微霜

與國救顛孰隕隊之咎由於怠媢也練猶閱歷之言往昔之事皆在王心無所不閱也

違悔過追思黃髮秦繆以霸師古曰言與復邦國救止顛隊

大丁金力



之道無如能自悔其過惡秦穆公伐鄭為晉所敗而歸乃作秦誓曰雖則負然尚猶詢茲黃髮則罔所愆謂雖有負然之失庶幾以道謀於黃髮之賢則行無所過矣黃髮老壽之人也謂髮落更生黃者也負與云同。劉奉世曰老人髮白久而變黃色非謂更生而黃也。歲月其徂年其遠

考師古曰逮及也考者老人面色如垢也言歲月驟往年將及者不可殆忽於昔君子庶

顯于後師古曰於歎辭也言昔之君子庶幾善道所以能光顯於後世也。宋祁曰昔一作赫我

王如何曾不斯覽師古曰覽視也叶韻音濫黃髮不近胡

不時監師古曰黃髮不近者言遠者老之人也近音其靳反。宋氏校本云注文言字姚改作斤其

在鄒詩曰微微小子既耆且陋師古曰自言年老材質鄙陋

也陋也豈不牽位穢我王朝應劭曰言豈不戀此爵位乎以王朝于穢不肅

清故也師古曰此說非也恐已穢王朝所以去耳故下又言懼穢此征也。宋氏校本云牽一作幸淳化本作幸刊誤據史王朝肅清唯俊之庭顧瞻余躬

館本改作牽李奇曰於此便行也師古曰此皆孟已去遜辭不欲顯王之過惡也。宋氏校本云

懼穢此征注文便行字我之退征請于天子天子我恤

下疑有去字矜我髮齒赫赫天子明哲且仁縣車之義

以泊小臣應劭曰古者七十縣車致仕泊及也天子以縣車之義及我也師古曰泊音鉅冀反

嗟我小子豈不懷土庶我王寤越遷于魯



應劭曰言豈不懷土乎庶幾王之寤覺欲還朝相之相近居魯也。○宋祁曰遷當作卷後遷絕同。既

去櫛祖惟懷惟顧師古曰父廟曰櫛言去其父祖舊居所以懷顧也櫛音乃禮反

祁祁我徒戴負盈路師古曰祁祁衆貌一曰祁負者謂隨其徙居也爰戾于鄒鬻茅作堂師古曰戾至也鬻字與剪同

我徒我環築室于牆師古曰環遠也我既卷逝心

存我舊夢我瀆上立于王朝應劭曰瀆上孟所居彭城東里

其夢如何夢爭王室其爭如何夢

王我弼師古曰弼戾也言夢爭王室之事王遠戾我言也。○宋氏校本云注文之事字下疑有而

字言字下疑有

故怨之三字

寤其外邦歎其喟然師古曰夢寐之寤乃在鄒也寤覺也喟音丘位反覺音上效反。○宋氏校本云外邦字疑為異邦念我祖

考泣涕其漣師古曰漣漣泣下貌音連微微老夫咨既遷

絕師古曰咨嗟也絕謂與舊居絕也洋洋仲尼視我遺烈師古曰洋洋美盛也烈業也視讀曰示孔子鄒人故言示我遺業也洋洋音祥又音羊濟濟鄒魯禮

義唯恭誦習弦歌于異他邦師古曰言禮樂之教不同餘土也

我雖鄙苟心其好而我徒侃爾樂亦在

而師古曰而者句絕之辭侃和樂貌音口旦反。○宋氏校本云景德本絕作端孟卒于鄒



或曰其子孫好事述先人之志而作是詩也自孟至賢五世賢為人質朴少欲篤志於學師古曰篤厚也兼通禮尚書以詩教授號稱鄒魯大儒徵為博士給事中進授昭帝詩稍遷光祿大夫詹事至大鴻臚昭帝崩無嗣大將軍霍光與公卿共尊立孝宣帝帝初即位賢以與謀議安宗廟賜爵關內侯食邑師古曰與讀曰豫徙為長信少府師古曰長信者太后宮名為大

右宮屬也

以先帝師甚見尊重本始三年代蔡

義為丞相封扶陽侯

孟康曰屬沛郡

食邑七百戶時

賢七十餘為相五歲地節三年以老病乞骸骨賜黃金百斤罷歸加賜第一區丞相致仕自賢始年八十二薨謚曰節侯賢四子長子方山為高寢令早終次子弘至東海太守次子舜留魯守墳墓少子玄成復以明經歷位至丞相故鄒魯諺曰遺子黃



金蒲筥贏不如一經如流曰籛竹器受三四斗今陳留俗有此器蔡謨曰蒲籛者言

其多耳非器名也若論陳留之俗則吾陳人也不聞有此器師古曰許慎說文解字云籛籛也揚雄方言云陳

楚宋魏之間謂籛為籛然則筐籠之屬是也今書本籛字或作盈又是盈滿之義蓋兩通也。宋祁曰籛斷本

不從竹詳蔡註不從竹為是註文吾陳字下疑有留字籛字疑作筥

玄成字少翁以父任為郎常侍騎少好學

修父業尤謙遜下士師古曰下音胡亞反出遇知識步

行輒下從者與載送之師古曰輟從者之車馬也。宋祁曰與疑作輿

以為常其接人貧賤者益加敬繇是名譽

韋賢 玄成

日廣師古曰繇與由同以明經擢為諫大夫遷大河

都尉服虔曰今東平郡也本為濟東國後王國除為大河郡初玄成兄弘

為太常丞職奉宗廟典諸陵邑煩劇多罪

過父賢以弘當為嗣故勅令自免師古曰恐其有罪見

黜妨為繼嗣故令以病去官也弘懷謙不去官師古曰謂若欲代父為侯故避嫌不

肯也及賢病篤弘竟坐宗廟事繫獄罪未決

室家問賢當為後者賢恚恨不肯言於是

賢門下生博士義倩等與宗家計議師古曰博



士姓義名情也宗家賢之同族也情音十見反共矯賢令師古曰使家矯託也

丞上書言大行師古曰為文書於大行以言其事也以大河都尉

玄成為後賢薨玄成在官聞喪宋氏校本云越本及別

本作在官或作任官又言當為嗣玄成深知其非賢雅

意即陽為病狂卧便利妄笑語昏亂師古曰便

利大小便。宋祁曰笑作笑注文大小便下有也字徵至長安既葬當襲

爵以病狂不應召大鴻臚奏狀章下丞相

御史案驗玄成素有名聲士大夫多疑其

玄成

欲讓爵辟兄者師古曰辟讀曰避案事丞相史迺與

玄成書師古曰即案驗玄成事者曰古之辭讓必有文義

可觀故能垂榮於後今子獨壞容貌蒙耻

辱為狂癡光曜掩而不宣師古曰掩讀與暗同微哉子

之所託名也李奇曰名聲名也僕素患陋過為宰相

執事師古曰過猶謬也願少聞風聲不然恐子傷

高而僕為小人也宋祁曰子字下疑有之字玄成友人

侍郎章亦上疏言聖主貴於禮讓為國宜



優養玄成勿枉其志

師古曰枉屈也

使得自安衡門

之下

師古曰衡門謂橫一木於門上貧者之所居也

而丞相御史遂以

玄成實不病劾奏之有詔勿劾引拜玄成

不得已受爵

宋祁曰受字下疑有疾字

宣帝高其節以

玄成爲河南太守兄弘太山都尉遷東海

太守數歲玄成徵爲未央衛尉遷太常坐

與故平通侯楊惲厚善惲誅黨友皆免官

後以列侯侍祀孝惠廟當晨入廟天雨淖

師古曰淖泥也音女教反

不駕

駟馬車而騎至廟下有司

劾奏等輩數人皆削爵爲關內侯玄成自

傷貶黜父爵歎曰吾何面目以奉祭祀作

詩自劾責曰赫矣我祖侯于豕韋賜命建

伯有般以綏

師古曰建立也立爲伯也綏安也以有此伯故天下安也

厥績既

昭車服有常朝宗商邑四牡翔翔

師古曰翔翔安舒兒

德之令顯慶流于裔宗周至漢羣后歷世

應劭曰歷世有爵位宋祁曰註未當有也字

肅肅楚傳輔翼元夷

師古



曰元王也孟康曰駟馬也尚厥駟有庸惟慎惟祗書車服以庸庸功也

師古曰庸亦常也即上車服有常同義也祗敬也嗣王孔佚越遷于鄒師古曰孔甚也佚與逸同

五世壙僚至我節侯應劭曰自孟至賢五世無

官壙空也惟我節侯顯德遐聞師古曰聞合韻音問左右昭

宣五品以訓師古曰左右助也言為相也五品五教也訓理也左讀曰佐右讀曰佑既

苟致位惟懿惟奠師古曰言以年致仕也懿美也奠盛也厥賜祁

祁百金洎館師古曰祁祁行來貌洎及也國彼扶陽在京之

東惟帝是留政謀是從繹繹六轡是列是

理師古曰繹繹和調之貌威儀濟濟朝享天子天子穆

穆是宗是師師古曰穆穆天子之容也宗尊也言天子尊之以為師四方遐

爾觀國之輝輝光也茅土之繼在我俊兄惟

我俊兄是讓是形師古曰形見也言其謙讓志節顯見也於休厥

德於赫有聲師古曰於皆歎辭也休美也致我小子越留於

京師古曰言致爵位於己身而留在京師豫朝請。宋祁曰注末當添也字惟我小子

不肅會同肅敬也婿彼車服黜此附庸師古曰婿古惰

字也削爵為關內侯故云黜此附庸言見黜而為附庸也赫赫顯爵自我隊

合韻



之微微附庸自我招之誰能忍媿寄之我

顏誰將遐征從之夷蠻師古曰言已耻辱之甚無所自措故曰誰有能

忍媿者以我顏寄之誰欲遠行去者當與相從適於蠻夷不能見朝廷之士也於赫三事

匪俊匪作於蔑小子終焉其度師古曰於數辭也三事三

公之位也度居也言二公顯職以賢俊為之我雖微蔑乃自免厲然當居此也度音大各反後並同誰

謂華高企其齊而誰謂德難厲其庶而師古

曰華華山也華山雖高企仰則能齊觀道德不易克厲然庶幾可及也嗟我小子子

貳其尤師古曰于往也尤過也自戒云今以往勿貳其過一曰貳謂不一也言心不專一致此過

韋久成一

也隊彼令聲申此擇辭師古曰令善也擇可擇之辭一曰擇謂割也

四方羣后我監我視威儀車服唯肅是履

師古曰戒他人初宣帝寵姬張婕妤好男淮陽憲王好

政事通法律上竒其材有意欲以為嗣然

用太子起於細微又早失母故不忍也久

之上欲感風憲王輔以禮讓之臣師古曰風讀曰諷

乃召拜玄成為淮陽中尉是時王未就國

玄成受詔與太子太傅蕭望之及五經諸



儒雜論同異於石渠閣條奏其對及元帝  
 即位以玄成為少府遷太子太傅至御史  
 大夫永光中代于定國為丞相貶黜十年  
 之間遂繼父相位封侯故國榮當世焉玄  
 成復作詩自著復玷缺之難難師古曰玉缺曰玷復音房  
 目反難古艱字玷音丁念反因以戒示子孫曰於肅君子  
 既令厥德師古曰於歎辭也肅敬也令善也儀服  
 此恭棣棣其則李奇曰善威儀也師古曰詩邶柏舟曰威儀逮逮不可選也逮逮閑

韋玄成

習之貌音徒繼反。宋祁曰棣棣疑作逮逮。言逮及也。自言德不及也。咨余小子既德靡逮師古曰曾言則也明

明天子俊德烈烈不遂我遺恤我九列師古曰恤安也九列卿之位謂少府。宋祁曰注末當有也字。我既茲恤惟夙惟夜

師古曰夙早也言早夜常自戒也。畏已心是申供事靡惰師古曰申言自

約束也。隋古惰字。天子我監登我三事師古曰監察也三事三公之位

謂丞也。顧我傷隊爵復我舊我既此登望我

舊階先后茲度漣漣孔懷應劭曰我既此登為丞相也先后茲度父



所在也臣墳曰案古文宅度同師古曰先后即  
先君也以父昔居此位故泣涕而其思之也  
御事我熙我盛師古曰司直丞相司直也御事治  
我興盛而為職務也羣公百僚我加我慶于異卿士非

同我心三事惟難莫我肯矜師古曰言已居  
而羣公百官皆來相慶是與我心不同也赫赫三事力雖此畢非我

所度退其罔日師古曰我雖畢力於此昔我之

隊畏不此居師古曰居合今我度茲戚戚其

懼師古曰度嗟我後人命其靡常靖享爾位

瞻仰靡荒師古曰靖謀也享當也言天命無慎爾

會同戒爾車服無媚爾儀以保爾域師古曰

祿之幸師古曰言我之得復此爵乃蒙天之福於

戲後人惟肅惟栗師古曰於戲無忝顯祖

不及父賢而文采過之建昭三年薨謚曰

共侯初賢以昭帝時徙平陵玄成別徙杜

本云祖一作位以蕃漢室玄成為相七年守正持重

謂封邑也

情字也域

常惟善是祐謀當爾位無荒怠也

師古曰靖謀也享當也言天命無

師古曰於戲

師古曰言我之得復此爵乃蒙天之福

師古曰於戲

韋玄成



陵病且死因使者白白曰不勝父子恩願  
乞骸骨歸葬父墓上許焉子頃侯寬嗣薨  
子僖侯育嗣薨子節侯沈嗣自賢傳國至  
玄孫乃絕玄成兄高寢令方山子安世歷  
郡守大鴻臚長樂衛尉朝廷稱有宰相之  
器會其病終而東海太守弘子賞亦明詩  
哀帝為定陶王時賞為太傅哀帝即位賞  
以舊恩為大司馬車騎將軍列為三公宋

韋玄成

祁曰為疑作於賜爵關內侯食邑千戶亦年八十餘

以壽終宗族至吏二千石者十餘人初高

祖時令諸侯王都皆立太上皇廟至惠帝

尊高帝廟為太祖廟景帝尊文帝廟為太

宗廟行所嘗幸郡國各立太祖太宗廟至

宣帝本始三年宋本云二浙本作一越本作三復尊孝武廟

為世宗廟行所巡狩亦立焉凡祖宗廟在

郡國六十八合百六十七所師古曰六十八者郡國之數也百六



十七所宗廟之數也。宋祁曰：而京師自高祖下注文百六十七所下當添者字

至宣帝與太上皇悼皇考各自居陵旁立

廟師古曰悼皇考者宣帝之父即史皇孫并為百七十六又園

中各有寢便殿如淳曰黃圖高廟有便殿是中央正殿也師曰如說非也凡言便殿便室者皆非正大之處寢者陵上正殿若平生露寢矣便殿者寢側之別殿耳日祭於寢

月祭於廟時祭於便殿寢日四上食廟歲

二十五祠如淳曰月祭朔望加臘為二十五晉灼曰漢儀注宗廟一歲十二祠五月嘗麥六月

七月三伏立秋驅婁又嘗粢八月元夕饋殮皆一太牢列祭用九太牢十月嘗稻又飲蒸二太牢十一月嘗十

章玄成

二月臘二太牢又每月一太牢如閏加一祀便殿歲

四祠又月一游衣冠而昭靈后武哀王昭

哀后孝文太后孝昭太后衛思后戾太子

戾后各有寢園與諸帝合凡三十所一歲

祠上食二萬四千四百五十五用衛士四

萬五千一百二十九人祝宰樂人萬二千

一百四十七人養犧牲卒不在數中至元

帝時貢禹奏言古者天子七廟今孝惠孝



景廟皆親盡宜毀及郡國廟不應古禮宜  
正定天子是其議未及施行而禹卒永光  
四年乃下詔先議罷郡國廟曰朕聞明王  
之御世也遭時為法因事制宜師古曰言往不必同也  
者天下初定遠方未賓因嘗所親以立宗  
廟師古曰親謂親臨幸也蓋建威銷萌一民之至權也  
師古曰銷遏逆亂使不得萌生。宋本云浙本無威字一字當作壹今賴天地之靈  
宋本云江浙本並無地字宗廟之福四方同軌蠻貊貢

韋玄成

職師古曰同軌言車轍皆同示法制齊也。宋本云注文法制越本作教化久遵而不

定今疏遠卑賤共承尊祀師古曰共讀曰恭殆非皇

天祖宗之意朕甚懼焉傳不云乎吾不與

祭如不祭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與讀曰預其與將軍列侯中

二千石諸大夫博士議郎議丞相玄成御

史大夫鄭弘太子太傅嚴彭祖少府毆陽

地餘諫大夫尹更始等七十人皆曰臣聞

祭非自外至者也宋本云江南本無也字浙本有繇中出生



於心也師古曰繇讀與由同故唯聖人爲能饗帝孝子

爲能饗親師古曰言清禮皆備立廟京師之居躬親承

事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助祭宋本云本無助字

尊親之大義五帝三王所共不易之道也

師古曰易改也詩云有來雍雍宋祁曰來字疑作徠至上肅肅

相維辟公天子穆穆師古曰此周頌雍篇禘太祖之詩也雍雍和也肅肅敬也

相助也辟百辟卿士也公諸侯也有來而和者至而敬者助王禘祭是百辟諸侯也天子是時則穆穆然承事也

春秋之義父不祭於支庶之宅君不祭

澤玄成

於臣僕之家王不祭於下土諸侯臣等愚

以爲宗廟在郡國宜無修臣請勿復修奏

可因罷昭靈后武哀王昭哀后衛思后戾

太子戾后園皆不奉祠裁置吏卒守焉罷

郡國廟後月餘復下詔曰蓋聞明王制禮

立親廟四祖宗之廟萬世不毀所以明尊

祖敬宗著親親也師古曰著亦明也朕獲承祖宗之

重惟大禮未備戰栗恐懼不敢自頡師古曰頡與專



同其與將軍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諸大夫博士議立成等四十四人奏議曰禮王者始受命諸侯始封之君皆為太祖以下五廟而迭毀師古曰迭互也親盡則毀故云迭也音大結反。宋祁曰太祖下疑有繼太祖三毀廟之主臧乎太祖五年而再殷祭言字毀廟之主臧乎太祖五年而再殷祭言壹禘壹祫也師古曰殷大也禘諦也一一祭之也祫合也禘音大系反祫音洽祭者毀廟與未毀廟之主皆合食於太祖父為昭子為穆孫復為昭古之正禮也師古曰昭

學文成

穆者父子易其號序也昭明也穆美也後以晉室諱昭故學者改昭為韶。宋祁曰注末當有字耳兩字祭

義曰王者禘其祖自出師古曰祖所從出者以其祖配之

而立四廟言始受命而王祭天以其祖配

而不為立廟親盡也宋祁曰配字下疑有之字立親廟四

親親也親盡而迭毀親疏之殺示有終也

師古曰殺漸降也音所例反周之所以七廟者以后稷始封

文王武土受命而王是以三廟不毀與親

廟四而七非有后稷始封文武受命之功

大學

卷之三

禮記

卷之三



者皆當親盡而毀成王成二聖之業師古曰二聖文

王武王也制禮作樂功德茂盛廟猶不世以行

為謚而已師古曰謂之成王則是以行表謚也禮廟在大門之內

不敢遠親也師古曰遠離也音于萬反臣愚以為高帝受命

定天下宋祁曰帝字上疑有皇字宜為帝者太祖之廟世

世不毀承後屬盡者宜毀今宗廟異處昭

穆不序宜入就太祖廟而序昭穆如禮太

上皇孝惠孝文孝景廟皆親盡宜毀皇考

親未盡如故張晏曰悼皇考於元帝祖也大司馬車騎

將軍許嘉等二十九人以為孝文皇帝除

誹謗去肉刑躬節儉不受獻罪人不帑不

私其利師古曰重罪之人不及妻子是不私其利也帑讀與孥同出美人重絕

人類賓賜長老宋本云賓字浙本作賞收恤孤獨德厚

侔天地利澤施四海宜為帝者太宗之廟

廷尉忠以為孝武皇帝改正朔易服色攘

四夷宜為世宗之廟師古曰忠尹忠也攘卻也諫大夫尹

大司馬



更始等十八人以為皇考廟上序於昭穆

非止禮宜毀。朱氏校本云尹字新添監本無於是上重其事

師古曰依違者一年師古曰依違者不決也乃下詔曰蓋

聞王者祖有功而宗有德尊尊之大義也

存親廟四親親之至恩也高皇帝為天下

誅暴除亂受命而帝功莫大焉孝文皇帝

國為代王諸呂作亂海內搖動然羣臣黎

庶靡不壹意北面而歸心猶謙辭固讓而

後即位削亂秦之迹興三代之風是以百

姓晏然咸獲嘉福德莫盛焉高皇帝為漢

太祖孝文皇帝為太宗世世承祀傳之無

窮朕甚樂之孝宣皇帝為孝昭皇帝後於

義壹體師古曰一體謂俱為部也禮孫與祖俱為昭宣帝之於昭帝為從孫故云於義一體。劉

敬曰予謂此言壹體者以孝宣為昭帝後日子壹體也尋其文自可見孝景皇帝廟

及皇考廟皆親盡其正禮儀玄成等奏曰

祖宗之廟世世不毀繼祖以下五廟而迭

六十一  
二二



毀劉氏校本云祖下少宗字今高皇帝為太祖孝文皇帝

為太宗孝景皇帝為昭孝武皇帝為穆孝

昭皇帝與孝宣皇帝俱為昭皇考廟親未

盡太上孝惠廟皆親盡宜毀太上廟主宜

瘞園孝惠皇帝為穆主遷於太祖廟寢園

皆無復修奏可議者又以為清廟之詩言

交神之禮無不清靜師古曰清廟周頌祀文王之詩其詩云於穆清廟肅雍顯

相又曰對越在天駿奔走在廟宋祁曰注未疑有是也兩字今衣冠出游有車

章玄成

騎之衆風雨之氣非所謂清靜也祭不欲

數數則瀆瀆則不敬師古曰此禮記祭法之言瀆煩汗也數音所角反宜

復古禮四時祭於廟諸寢園日月間祀皆

可勿復修師古曰間音工竟反上亦不改也明年玄成

復言古者制禮別尊卑貴賤宋祁曰貴字上疑有明字國

君之母非適不得配食則薦於寢師古曰適讀曰嫡

身沒而已陛下躬至孝承天心建祖宗宗

迭毀序昭穆大禮既定孝文太后孝昭太

六言廿八



后寢祠園宜如禮勿復修奏可後歲餘玄  
成薨匡衡為丞相上寢疾夢祖宗譴罷郡  
國廟上少弟楚孝王亦夢焉上詔問衡議  
欲復之○宋本云詔字衡深言不可上疾久  
不平衡惶恐禱高祖孝文孝武廟曰嗣曾  
孫皇帝恭承洪業夙夜不敢康寧思育休  
烈以章祖宗之盛功師古曰育養也休美也烈業  
故動作接神必因古聖之經往者有司以

五年玄戌

為前因所幸而立廟將以繫海內之心非  
為尊祖嚴親也今賴宗廟之靈六合之內  
莫不附親廟宜一居京師天子親奉郡國  
廟可止毋修皇帝祗肅舊禮尊重神明即  
告于祖宗而不敢失師古曰不今皇帝有疾  
不豫廼夢祖宗見戒以廟楚王夢亦有其  
序師古曰序緒皇帝悼懼即詔臣衡復修立  
謹案上世帝王承祖禰之大義○宋本云義  
越本作禮



皆不敢不自親郡國吏卑賤不可使獨承  
 又祭祀之義以民為本間者歲數不登百  
 姓困乏郡國廟無以修立禮凶年則歲事  
 不舉以祖禰之意為不樂是以不敢復師古  
曰復音如誠非禮義之中違祖宗之心咎  
房目反盡在臣衡師古曰如若也當受其殃大被其  
 疾隊在溝瀆之中皇帝至孝肅慎宜蒙祐  
 福唯高皇帝孝文皇帝孝武皇帝省察右

一書亥成

饗皇帝之孝

師古曰右

開賜皇帝眉壽亡疆

師古曰眉壽言壽考而眉秀也疆竟也居良反

令所疾日瘳平復反常

師古曰反

永保宗廟天下幸甚又告謝毀廟

曰往者大臣以為在昔帝王承祖宗之休

典取象於天地

師古曰休美也典法也

天序五行人親五

屬

師古曰五屬謂同族之五服斬衰齊衰大功小功緦麻也

天子奉天故率其

意而尊其制是以禘嘗之序靡有過五受

命之君躬接于天萬世不墮繼烈以下五



廟而遷

師古曰墮毀也烈業也繼謂始嗣位者也墮音火規反

上陳太祖間

歲而祫

師古曰間歲隔一歲也

其道應天故福祿永終

太上皇非受命而屬盡義則當遷又以爲

孝莫大於嚴父故父之所尊子不敢不承

父之所異子不敢同禮公子不得爲母信

爲後則於子祭於孫止

李奇曰不得信尊其父也公子去其所而爲太

宗後尚得私祭其母爲孫則止不得祭公子母也明斷祖不復顧其私祖母也師古曰信讀曰申

尊祖

嚴父之義也寢日四上食園廟間祠皆可

澤玄成

云修

師古曰間音工莧反

皇帝思慕悼懼未敢盡從惟

念高皇帝聖德茂盛受命溥將欽若誓古

承順天心

師古曰溥廣也將大也欽敬也若善也誓考也商頌烈祖之篇曰我受命溥將虞書

堯典曰欽若昊天又曰若誓古帝堯故衡摠引之也

子孫本支陳錫云疆

師古

曰詩大雅文王之篇曰陳錫載周侯文王孫子文王孫子本支百世陳敷也載始也本本宗也支支子也言子

孫承受敷錫初始之福故得永久無窮竟也

誠以爲遷廟合祭久長

之策高皇帝之意迺敢不聽

師古曰言不敢不從。劉氏校本云

注從字下疑有也字即以今日

師古曰令善也謂吉日也

遷太上孝惠



廟孝文太后孝昭太后寢將以昭祖宗之德順天人之序定云窮之業今皇帝未受茲福乃有不能共職之疾師古曰共讀曰恭皇帝願復修立承祀臣衡等咸以為禮不得師古曰於禮不合如不合高皇帝孝惠皇帝孝文皇帝劉氏校本云孝文皇帝下更有孝景皇帝四字諸本皆無孝武皇帝孝昭皇帝孝宣皇帝太上皇孝文太后孝昭太后之意罪盡在臣衡等當受其咎今皇帝尚

韋玄成

未平詔中朝臣具復毀廟之文

宋祁曰廟字上疑有寢字

臣衡中朝臣咸復以為天子之祀義有所斷禮有所承違統背制不可以奉先祖皇天不祐鬼神不饗六藝所載皆言不當師古

曰六藝之經也。劉氏校本云注之字疑作六字

無所依緣以作其文

事如失指罪越在臣衡當深受其殃皇帝宜厚蒙祉福嘉氣日興疾病平復永保宗廟與天亡極羣生百神有所歸息師古曰止息也諸



廟皆同文父之上疾連年遂盡復諸所罷  
寢廟園皆修祀如故初上定迭毀禮獨尊  
孝文廟為太宗而孝武廟親未盡故未毀  
上於是廼復申明之曰孝宣皇帝尊孝武  
廟曰世宗損益之禮不敢有與焉師古曰與讀曰豫其  
下亦同他皆如舊制唯郡國廟遂廢云元帝  
崩衡奏言前以上體不平故復諸所罷祠  
卒不蒙福師古曰卒終也案衛思后戾太子戾后園

二章玄成

親未盡

師古曰言不當毀也

孝惠孝景廟親盡宜毀及

太上皇孝文孝昭太后昭靈后昭哀后武

哀主祠請悉罷勿奉奏可初高后時患臣

下妄非議先帝宗廟寢園官故定著令敢

有擅議者棄市至元帝改制蠲除此令成

帝時以無繼嗣河平元年復復太上皇寢

廟園世世奉祠昭靈后武哀主昭哀后并

食於太上寢廟如故又復擅議宗廟之命



師古曰復音方目反

成帝崩哀帝即位丞相孔光大司  
空何武奏言永光五年制書高皇帝為漢  
太祖孝文皇帝為太宗建昭五年制書孝  
武皇帝為世宗損益之禮不敢有與臣愚  
以為迭毀之次當以時定非令所為擅議  
宗廟之意也。宋祁曰所為疑作所謂臣請與羣臣雜議  
奏可於是光祿勳彭宣詹事滿昌博士左  
咸等五十三人皆以為繼祖宗以下五廟

孝文成

而迭毀後雖有賢君猶不得與祖宗並列  
子孫雖欲褒大顯揚而立之鬼神不饗也  
孝武皇帝雖有功烈親盡宜毀太僕王舜  
中壘校尉劉歆議曰臣聞周室既衰四夷  
並侵獫狁最彊於今匈奴是也。宋本云狁浙本止作允

至宣王而伐之。宋本云宣字上景本有周字詩人美而頌之

曰薄伐獫狁至于太原。師古曰小雅六月之詩也薄伐言逐出之又

曰嘽嘽推推如霆如雷顯允方叔征伐獫



狃荆蠻來威

師古曰小雅采芑之詩也。嘽嘽衆也。推推盛也。顯明也。允信也。方叔周之

卿士命為將率也。言出師衆盛有如雷霆方叔又能信明後德既伐儉狃懲其侵暴則南荆之蠻亦畏威而來服也。嘽嘽音他丹反。推音他回反。故稱中興及至

幽王犬戎來伐殺幽王取宗器

師古曰宗器宗廟之器也

自是之後南夷與北夷交侵中國不絕如

綫

師古曰綫縷也音思薦反春秋紀齊桓南伐楚北伐山

戎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

師古曰論語載

孔子之言也微無也被髮左衽戎狄之服言無管仲佐齊桓公征討則中夏皆將為戎狄也

是故

韋玄成

棄桓之過而錄其功以為伯首

師古曰伯讀曰霸

及

漢興冒頓始彊破東胡禽月氏

師古曰氏讀曰支

并

其土地地廣兵彊為中國害南越尉佗總

百粵自稱帝故中國雖平猶有四夷之患

且無寧歲一方有急三面救之是天下皆

動而被其害也孝文皇帝厚以貨賂與結

和親猶侵暴無已甚者興師十餘萬衆近

屯京師及四邊歲發屯備虜其為患久矣



非一世之漸也諸侯郡守連匈奴及百粵  
以為逆者非一人也匈奴所殺郡守都尉  
略取人民不可勝數孝武皇帝愍中國罷  
勞無安寧之時師古曰罷讀曰疲乃遣大將軍驃騎  
伏波樓船之屬南滅百粵起七郡北攘匈  
奴降昆邪十萬之衆師古曰昆音下門反置五屬國起  
朔方以奪其肥饒之地東伐朝鮮起玄菟  
樂浪以斷匈奴之左臂師古曰樂音來各反浪音郎西伐

韋玄成

大宛并三十六國結烏孫起敦煌酒泉張

掖以萬婁羌裂匈奴之右臂師古曰婁音而遮反。宋本云景祐

本越本臂作肩單于孤特遠遁于幕北四垂無事宋

祁曰四疑作西斥地遠境起十餘郡師古曰斥開也遠廣也功業

既定廼封丞相為富民侯以大安天下富

實百姓其規撫可見師古曰撫讀曰摹其字從木又招集天

下賢俊與協心同謀興制度改正朔易服

色立天地之祠建封禪殊官號存周後定



諸侯之制永無逆爭之心至今累世賴之  
單于守藩百蠻服從萬世之基也中興之  
功未有高焉者也高帝建大業為太祖孝  
文皇帝德至厚也為文太宗孝武皇帝功  
至著也為武世宗此孝宣帝所以發德音  
也禮記王制及春秋穀梁傳天子七廟諸  
侯五大夫三士二天子七日而殯七月而  
葬諸侯五日而殯五月而葬此喪事尊卑

書年文成

之序也與廟數相應其文曰天子三昭三  
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侯二昭二穆與太  
祖之廟而五故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卑  
師古曰流謂流風餘福春秋左氏傳曰名位不同禮亦  
異數自上以下降殺以兩禮也師古曰殺音所例反七  
者其正法數可常數者也宗不在此數中  
宗變也師古曰言非常數故云變也苟有功德則宗之不  
可預為設數故於殷太甲為太宗太戊曰



中宗武丁曰高宗

師古曰太田湯之孫太丁之子也太戊太庚之子雍已之弟也

武丁小乙之子。宋祀曰注文太庚景祐本作康校作庚刊誤據商紀改作康

周公為母

逸之戒舉殷三宗以勸成王

師古曰毋逸尚書篇名戒以無逸豫

也繇是言之宗無數也

師古曰繇讀與由同

然則所以

勸帝者之功德博矣以七廟言之孝武皇帝未宜毀以所宗言之則不可謂無功德禮記祀典曰夫聖王之制祀也功施於民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救大災則祀

韋玄成

之竊觀孝武皇帝功德皆兼而有焉凡在

於異姓猶將特祀之況于先祖或說天子

五廟無見文又說中宗高宗者宗其道而

毀其廟名與實異非尊德貴功之意也詩

云蔽芾甘棠勿翦勿伐邵伯所芟

師古曰召南甘棠之

詩也解已在前翦前字與翦同芟音步葛反

思其人猶愛其樹況宗其

道而毀其廟乎迭毀之禮自有常法無殊

功異德固以親疏相推及至祖宗之序多



少之數經傳無明文至尊至重難以疑文  
虛說定也孝宣皇帝舉公卿之議用衆儒  
之謀既以為世宗之廟建之萬世宣布天  
下臣愚以為孝武皇帝功烈如彼孝宣皇  
帝崇立之如此不宜毀上覽其議而從之  
制曰太僕舜中壘校尉歆議可歆又以為  
禮去事有殺師古曰去除也殺漸也去音丘吕反殺音所例反其下並同也。宋祁曰法未  
也字當刪故春秋外傳曰日祭月祀時享歲貢

韋玄成

終王祖禰則日祭曾高則月祀二祧則時

享壇墠則歲貢

張晏曰去祧為壇墠掃地而祭也師古曰祧是遠祖也築土為壇除

地為壇祧音他堯反墠音善。宋祁曰注文是字刪

大禘則終王

服虔曰蠻夷終王乃

入助祭各以其珍貢以其大禘之祭也師古曰每一王終新王即位乃來助祭

德盛而游

廣親親之殺也

如淳曰游亦流也

彌遠則彌尊故禘

為重矣孫居王父之處正昭穆則孫常與

祖相代此遷廟之殺也聖人於其祖出於

情矣禮無所不順故無毀廟

晉灼曰以情推子以子況祖得人心

六十一 卷之三 十三



禮何所違故無毀棄不禘之主也謂下三廟廢而為虛者也自貢禹建迭毀之

議惠景及太上寢園廢而為虛師古曰虛讀曰墟。宋祁

曰惠景字下疑有廟字失禮意矣至皇帝元始中宋本云越本

無至字大司馬王莽奏本始元年丞相義等校本添

議師古曰諡孝宣皇帝親曰悼園置邑二百師古曰

家至元康元年丞相相等奏師古曰父為士魏相也

子為天子祭以天子悼園宜稱尊號曰皇

考立廟益故奉園民滿千六百家以為縣

韋玄成

臣愚以為皇考廟本不當立累世奉之非

是又孝文太后南陵師古曰在霸陵之南故曰南陵孝昭太

后雲陵園雖前以禮不復修陵名未正謹

與大司徒晏等百四十七人議皆曰孝宣

皇帝以兄孫繼統為孝昭皇帝後以數故

孝元世以孝景皇帝及皇考廟親未盡不

毀此兩統貳父宋本云父江南本浙本作文違於禮制案義

奏親謚曰悼裁置奉邑皆應經義相奏悼

大司馬王莽奏本始元年丞相義等議孝宣皇帝親曰悼園置邑二百家至元康元年丞相相等奏父為士子為天子祭以天子悼園宜稱尊號曰皇考立廟益故奉園民滿千六百家以為縣



園稱皇考立廟益民為縣違離祖統乖繆  
本義父為士子為天子祭以天子者乃謂  
若虞舜夏禹殷湯周文漢之高祖受命而  
王者也。宋祁曰文字下疑有王字非謂繼祖統為後者也  
臣請皇高祖考廟奉明園毀勿修。張晏曰奉明園悼皇  
考園也罷南陵雲陵為縣奏可

司徒掾班彪曰師古曰漢書諸贊皆固所為其有叔皮先論述者謂固亦具顯以示後人而或者者固竊盜父名觀此可以免矣。宋本云注文謂固亦具顯以示後人越本謂字在後或者字下。

畢玄成

劉敞曰注謂字注在上合在或者下漢承亡秦絕學之後祖宗之

制因時施宜自元成後學者音扶元反蕃滋師古曰蕃音扶元反

貢禹毀宗廟匡衡改郊兆何武定三公後

皆數復故紛紛不定師古曰數音所角反復音扶日反何者禮

文缺微古今異制各為一家未易可偏定

也考觀諸儒之議劉歆博而篤矣

右將監本杭本越本及三劉宋祁諸

本參校其有同異並附於古註之下



韋賢傳第四十三

魏相丙吉傳第四十四

漢書七十四

漢

護

軍

班

固

撰

唐議奏行秘書監聚賢閣學顏

師古集註

魏相傳

魏相字弱翁濟陰定陶人也

師古曰說者謂相即魏無知之後蓋

承淺近之書為妄深矣

徙平陵少學易為郡卒史舉賢

良以對策高第為茂陵令頃之御史大夫

桑弘羊客詐稱御史止傳

師古曰傳謂縣之傳舍

丞不



以時謁客怒縛丞相疑其有姦收捕案致

其罪論棄客市師古曰殺之於市茂陵大治後遷河

南太守○宋祁校不云州本後遷字下有為字禁止姦邪豪彊畏

服會丞相車千秋死先是千秋子為雒陽

武庫令自見失父而相治郡嚴恐久獲罪

○宋祁曰罪字疑從後學書乃自免去相使掾追呼之遂不

肯還相獨恨曰大將軍聞此令去官必以

為我用丞相死不能遇其子使當世貴人

魏相

非我殆矣師古曰殆危也武庫令西至長安大將軍

霍光果以責過相曰幼主新立以為函谷

京師之固武庫精兵所聚故以丞相弟為

關都尉子為武庫令今河南太守不深惟

國家大策師古曰惟思也苟見丞相不在而斥逐其

子何淺薄也後人有告相賊殺不辜事下

有司河南卒戍中都官者二三千人師古曰來京師

諸官府為戍卒若今衛士上番分守遮大將軍自

三二

方書

庚



言願復留作一年以贖太守罪河南老弱  
萬餘人守關欲入上書關吏以聞大將軍  
用武庫令事遂下相廷尉獄師古曰光心以武庫今事嫌之而下  
其賊殺不辜之獄久繫踰冬會赦出○宋祁曰繫字疑有之字復  
有詔守茂陵令遷楊州刺史考案郡國守  
相多所貶退相與丙吉相善時吉為光祿  
大夫予相書曰朝廷已深知弱翁治行方  
且大用矣願少慎事自重臧器望于身師古曰易下擊

魏相

辭云君子臧器於身待時而動言不顯見其材能相心善其言為靈威嚴

蘇林曰靈音限齊之齊臣瓚曰此兩靈字也靈止也師古曰二說皆是也音才詣反又子詣反居部

二歲徵為諫大夫復為河南太守數年宣

帝即位徵相入為大司農遷御史大夫四

歲大將軍霍光薨上思其功德以其子禹

為右將軍兄子樂平侯山復領尚書事師古

曰山者去病之孫今言兄子此傳誤相因平恩侯許伯奏封事言

春秋譏世卿惡宋三世為大夫師古曰解在五行志及



魯季孫之專權皆危亂國家自後元以來  
祿去王室政繇冢宰師古曰繇與由同今光死子復  
為大將軍劉敞曰禹不為大將軍字之誤也兄子秉樞機昆  
弟諸壻據權執在兵官光夫人顯及諸女  
皆通籍長信宮師古曰通籍謂禁門之中皆有名籍恣出入也或夜詔  
門出入驕奢放縱恐寔不制師古曰寔漸也  
也宜有以損奪其權破散陰謀以固萬世  
之基全功臣之世又故事諸上書者皆為

魏相

二封署者其一曰副領尚書者先發副封所  
言不善屏去不奏相復因許伯白去副封  
以防雍蔽師古曰雍讀曰壅宣帝善之詔相給事中皆  
從其議霍氏殺許后之謀始得上聞乃罷  
其二侯令就第師古曰禹及雲山也親屬皆出補吏於  
是韋賢以老病免相遂代為丞相封高平  
侯食邑八百戶及霍氏怨相又憚之謀矯  
太后詔先召斬丞相然後廢天子事發覺

二五

西漢四

卷三

七



伏誅宣帝始親萬機厲精爲治練群臣核  
名實而相總領衆職甚稱上意元康中匈  
奴遣兵擊漢屯田車師者不能下上與後  
將軍趙充國等議欲因匈奴衰弱出兵擊  
其右地使不敢復擾西域相上書諫曰臣  
聞之救亂誅暴謂之義兵兵義者王敵加  
於已不得已而起者謂之應兵兵應者勝  
爭恨小故不忍憤怒者謂之忿兵兵忿者敗

魏相

利人土地貨寶者謂之貪兵兵貪者破恃  
國家之大矜民人之衆欲見威於敵者謂  
之驕兵兵驕者滅此五者非但人事乃天  
道也間者匈奴嘗有善意所得漢民輒奉  
歸之未有犯於邊境雖爭屯田車師○朱祁  
曰折本  
無屯  
字不足致意中今聞諸將軍欲興兵入其  
地臣愚不知此兵何名者也今邊郡困乏  
父子共犬羊之裘食草萊之實常恐不能

三

卷

五

五



自存難以動兵師古曰不可軍旅之後必有

凶年師古曰此引老子道經之語言民以其愁苦之氣傷

陰陽之和也出兵雖勝猶有後憂恐災害

之變因此以生今郡國守相多不實選師古

曰言不得其人風俗尤薄水旱不時案今年計子弟

殺父兄妻殺夫者凡二百二十二人臣愚

以為此非小變也今左右不憂此師古曰左右謂近臣

在天子左右者乃欲發兵報讎介之忿於遠夷殆孔

魏相

子所謂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

牆之內也師古曰論語季氏將伐顓臾孔子謂冉有季路曰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

牆之內故相引之顓臾魯附庸國蕭牆屏牆也解在五行志願陛下與平昌侯

樂昌侯平恩侯及有識者詳議乃可師古曰平昌侯

二無故樂昌侯王武並帝之舅平恩侯許伯皇太子外祖父也上從相言而止相

明易經有師法好觀漢故事及便宜章奏

師古曰此觀國家故事又觀前人所奏便宜之章也以為古今異制方今務

在奉行故事而已數條漢興已來宋祁曰巴字疑作

刀力八

百五十四

長七

六



以字國家便宜行事及賢臣賈誼朝錯董仲

舒等所言奏請施行之曰臣聞明主在上

賢輔在下則君安虞而民和睦師古曰虞與娛同臣

相幸得備位不能奉明法廣教化理四方

以宣聖德民多背本趨末師古曰本農業也末商賈也趨讀曰趣

或有飢寒之色為陛下之憂臣相罪當萬

死臣相知能淺薄不明國家大體時用之

宜惟民終始未得所繇師古曰繇思也繇讀與由同由從也因也竊

親相

伏觀先帝聖德仁恩之厚勤勞天下垂意

黎庶憂水旱之災為民貧窮發倉廩振乏

餽師古曰餽餓也音乃賄反遣諫大夫博士巡行天下師古曰行

音下更反察風俗舉賢良平冤獄冠蓋交通師古曰言

其往來不絕也省諸用寬租賦弛山澤波池師古曰弛放也言不

禁障之也波音陂。宋祁師古曰絳禁秣馬酤酒貯積師古曰絳

以粟米飲馬也酤酒者糜費深也貯積者滯米粟也所以周急繼困慰安元

九便利百姓之道其甚備臣相不能悉陳昧



死奏故事詔書凡二十三事臣謹案王法

必本於農而務積聚量入制用以備凶災

師古曰謂視年歲之豐儉云六年之蓄尚謂之急師古曰畜讀曰蓄禮

記王制云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也。宋祁曰云字上疑有故字

元鼎三年平原勃海太山東郡溇被災害

師古曰溇與普同。宋祁曰注文溇字下當有一讀字民餓死於道路二千

石不豫慮其難使至於此師古曰慮思也賴明詔振

捄乃得蒙更生師古曰捄古救字今歲不登穀暴騰

魏相

躄師古曰價忽大貴也臨秋收斂猶有乏者至春恐甚

云以相恤西羌未卒師旅在外兵革相乘

臣竊寒心宜蚤圖其備師古曰蚤古早字也。宋祁曰注未也字當刪

唯陛下留神元元帥繇先帝盛德以撫海

內師古曰帥循也繇與由同由從也。宋祁曰注文繇字下當有讀字上施行其策又

數表采易陰陽及明堂月令奏之師古曰表謂標明之

采擷取也曰臣相幸得備負奉職不修不能宣廣

教化陰陽未和災害未息咎在臣等臣聞



易曰天地以順動故日月不過四時不忒

聖主以順動故刑罰清而民服師古曰豫卦

也天地變化必繇陰陽師古曰繇與由同。宋

讀陰陽之分以日為紀日冬夏至則八風

之序立宋祁曰江南本紀萬物之性成各有

常職不得相干東方之神太昊乘震執規

司春張晏曰木為仁仁者南方之神炎帝乘離

執衡司夏張晏曰火為禮禮者西方之神少昊

魏相

乘兌執矩司秋張晏曰金為義義者北方之神

顓頊乘坎執權司冬張晏曰水為智智者中央

之神黃帝乘坤艮執繩司下土張晏曰土為

者直故為繩。宋茲五帝所司各有時也東方

之卦不可以治西方南方之卦不可以治

北方春興兌治則饑秋興震治則華冬興

離治則泄師古曰天地之夏興坎治則電明王

謹于尊天慎于養人故立義和之官以乘



四時

師古曰

節授民事

師古曰各依其節而授以事

君動靜

以道奉順陰陽則日月光明風雨時節寒

暑調和三者得叙則灾害不生五穀熟絲

麻遂

師古曰

少木茂鳥獸蕃

師古曰少古草字蕃多也音扶元反

民不夭疾衣食有餘若是則君尊民說上

下云怨

師古曰說讀曰悅

政教不違禮讓可與夫風

雨不時則傷農桑農桑傷則民飢寒飢寒

在身則云廉耻寇賊姦宄所繇生也

師古曰亂在外

為姦在內為宄繇與由同其下類此。宋祁曰臣愚以

為陰陽者王事之本羣生之命自古賢聖

未有不繇者也天子之義必純取法天地

而觀於先聖高皇帝所述書天子所服第

八

如淳曰第八天子衣服之制也於施行詔書第八

曰大謁者臣章受詔

長樂宮曰令羣臣議天子所服以安治天

下相國臣何御史大夫臣昌

師古曰蕭何周昌也

謹與

將軍臣陵太子太傅臣通等議

師古曰陵王陵通



○朱氏校本云  
註未少也字

春夏秋冬天子所服當法天地之

數中得人和故自天子王侯有士之君下及

兆民能法天地順四時以治國家身亡既殃

年壽永究師古曰究竟也是奉宗廟安天下之大禮

也臣請法之中謁者趙堯舉春應劭曰四時各舉所施行

政事服虔曰主一時衣服禮物  
朝祭百事也師古曰服說是也李舜舉夏兒湯舉

秋貢禹舉冬師古曰高帝時自有一  
貢禹也兒音五芳反四人各職一

時大謁者襄章奏制曰可孝文皇帝時以

魏相

二月施恩惠於天下賜孝弟力田及罷軍

卒祠死事者頗非時節師古曰罷罷軍卒卒之疲  
於軍事者也罷音疲

御史大夫朝錯時為曰新從軍而休罷者也音  
薄蟹反。宋祁曰罷音疲

太子家令奏言其狀臣相伏念陛下恩澤

甚厚然而災氣未息竊恐詔令有未合當

時者也願陛下選明經通知陰陽者四人

各主一時時至明言所職以和陰陽天下

幸甚相數陳便宜上納用焉相救掾史案



事郡國及休告從家還至府輒白四方異聞或有逆賊風雨災變郡不上相輒奏言之時丙吉為御史大夫同心輔政上皆重之相為人嚴毅不如吉寬視事九歲神爵三年薨謚曰憲侯子弘嗣甘露中有罪削爵為關內侯師古曰弘坐騎至宗廟下大不敬也

### 丙吉傳

丙吉字少卿魯國人也治律令之為魯獄史

魏相 丙吉

積功勞稍遷至廷尉右監坐法失官歸為

州從事武帝末巫蠱事起吉以故廷尉監

徵師古曰被召詣京師詔治巫蠱郡邸獄時宣帝生數

月以皇曾孫坐衛太子事繫吉見而憐之

又心知太子無事實重哀皇孫無辜師古曰重首直

用吉擇謹厚女徒令保養曾孫置閭燥處

反師古曰閭讀曰閑閑寬淨之處也燥高敞也吉治巫蠱事連歲不決

後元二年武帝疾往來長楊五柞宮師古曰長楊五柞

大司馬 長楊五柞宮 師古曰長楊五柞



柞宮並在盤屋往來二宮之間望氣者言長安獄中有天子氣

於是上遣使者分條中都官詔獄繫者師古

曰條謂亡輕重一切皆殺之內謁者令郭穰師古

夜到郡邸獄吉閉門拒使者不納宋祁曰納字疑作

內曰皇曾孫在他人亡辜死者猶不可宋

本云浙本無者字況親曾孫乎相守至天明不得入

穰還以聞因劾奏吉武帝以寤曰天使之

也因赦天下郡邸獄繫者獨賴吉得生思

丙吉

及四海矣

師古曰吉拒閉使者天子感寤乃普赦天下其郡邸繫獄者既因吉得生而赦宥之

恩遂及四海也

曾孫病幾不全者數焉

師古曰幾鉅依反數所角反次

下亦同。宋祁曰注文鉅字所字上疑皆有音字

吉數救保養乳母加

致醫藥視遇甚有恩惠以私財物給其衣

食後吉為車騎將軍軍市令遷大將軍長

史霍光甚重之入為光祿大夫給事中昭

帝崩亡嗣大將軍光遣吉迎昌邑王賀賀

即位以行淫亂廢光與車騎將軍張安世



諸大臣議所立未定吉奏記光曰將軍事

孝武皇帝受襁褓之屬任天下之寄師古曰屬

之欲反。宋祁曰注文之字上當有音字孝昭皇帝早崩亡嗣海內

憂懼欲亟聞嗣王師古曰亟急也音居力反發喪之日以

大誼立後師古曰雖無嫡嗣旁立支屬今宗廟有奉故云大誼所立非其人

復以大誼廢之師古曰恐危社稷故廢黜之天下莫不服

焉方今社稷宗廟羣生之命在將軍之壹

舉竊伏聽於眾庶察其所言請侯宗室在

丙吉

位列者宋祁曰位列浙本作列位未有所聞於民間也

而遺詔所養武帝曾孫名病已在掖庭外

家者蘇林曰外家猶言外人民家不在宮中晉灼曰出郡邸獄歸在外家史氏後入掖庭耳師古曰

晉說是也吉前使居郡邸時見其幼少至今十八

九矣通經術有美材行安而節和願將軍

詳大議參以著龜豈宜褻顯先使入侍師古

曰侍太后。朱子文曰豈宜褻顯豈字於文為悖恐是直字當為直宜褻顯令天下昭然

知之然後決定大策天下幸甚光覽其議



師古曰省遂尊立皇曾孫遣宗正劉德與吉

納而用之迎曾孫於掖庭宣帝初即位賜吉爵關內

侯吉為人深厚不伐善自曾孫遭遇吉絕

口不道前恩師古曰遭遇謂升大位也故朝廷莫能明其

功也地節三年立皇太子吉為太子太傅

數月遷御史大夫及霍氏誅上躬親政省

尚書事宋祁曰親字下疑有治字是時掖庭宮婢則令

民夫上書自陳嘗有阿保之功師古曰謂未為宮婢時有

丙吉

舊夫見在俗間者章下掖庭令考問則辭引使者丙

吉知狀掖庭令將則詣御史府以視吉師古曰

曰視讀士識謂則曰汝嘗坐養皇曾孫不謹

督咎汝安得有功師古曰督謂視察之獨渭城胡組淮

陽郭徵卿有恩耳分別奏組等共養勞苦

狀師古曰共音居用詔吉求組徵卿已死有子

孫比自受厚賞詔免則為庶人賜錢十萬上

親見問然後知吉有舊恩而終不言上大

三十一



賢之制詔丞相朕微眇時御史大夫吉與

朕有舊恩厥德茂焉師古曰詩不云虐云德茂美也

不報師古曰六雅抑之詩。宋祁曰註未當有也字其封吉為博陽侯

邑千三百戶臨當封吉疾病宋祁曰吉上疑有疾字

將使人加紼而封之及其生存也應劭曰吉時疾不能

起欲如君視疾加朝服拖紳就封之也師古曰紼繫印之組也音弗上憂吉疾不起

太子太傅夏侯勝曰此未死也臣聞有陰

德者必饗其樂以及子孫今吉未獲報而

西吉

疾甚非其死疾也後病果瘳師古曰瘳與愈同吉上

書固辭自陳不宜以空名受賞上報曰朕

之封君非空名也而君上書歸侯印是顯

朕之不德也方今天下少事君其專精神

省思慮近醫藥以自持後五歲代魏相為

丞相吉本起獄法小吏後學詩禮皆通大

義及居相位上寬大好禮讓掾史有罪臧

不稱職輒予長休告師古曰長給休假令其去職也。宋祁曰長休告漸本無



休終無所案驗客或謂吉曰君侯為漢相  
字終無所案驗客或謂吉曰君侯為漢相  
茲吏成其私然無所懲艾師古曰艾讀曰又吉曰夫

以三公之府有案吏之名吾竊陋焉宋祁曰陋疑

作後人代吉因以為故事公府不案吏自

吉始於官屬掾史務掩過揚善吉馭吏奢

酒數逋蕩師古曰逋亡也蕩放也謂亡其嘗從吉

出醉歐丞相車上師古曰歐吐也音一口反西曹主吏白

欲斥之師古曰斥棄逐也宋吉曰以醉飽之失

兩吉

去士使此人將復何所容師古曰言無西曹

地忍之李奇曰地猶第也師古曰地亦但也語聲之

由注末也此不過汙丞相車茵耳師古曰茵遂

不去也此馭吏邊郡人習知邊塞發犇命

警備事師古曰犇古奔字也有嘗出適見驛騎

持赤白囊邊郡發奔命書馳來至宋祁曰

馭吏因隨驛騎至公車刺取師古曰刺謂知

虜入雲中代郡遽歸府見吉白狀師古曰因

大曰九八



曰恐虜所入邊郡二千石長吏有老病不

任兵馬者宜可豫視○宋祁曰視字下疑有瑣字吉善其言

召東曹案邊長吏瑣科條其人張晏曰瑣錄也欲科條其人老

少及所經歷知其本以文武進也未已詔召丞相御史問以虜

所入郡吏吉具對御史大夫卒遽不能詳

知師古曰卒讀曰粹以得譴讓師古曰讓責也而吉見謂憂邊

思職馭吏力也吉乃歎曰士云不可容能

各有所長嚮使丞相不先聞馭吏言何見

丙吉

勞勉之有掾史繇是益賢吉師古曰繇與由同宋祁曰注文與

字上當有讀字吉又嘗出逢清道羣鬪者死傷橫道

李奇曰清道時反羣鬪也師古曰清道謂太子當出或有齋祀先令道路清淨吉過之不問

掾史獨怪之吉前行逢人逐牛牛喘吐舌

師古曰喘急息音昌反。宋祁曰駐字疑作騎使騎

吏問逐牛行幾里矣掾史獨謂丞相前後

失問或以譏吉吉曰民鬪相殺傷長安令

京兆尹職所當禁備逐捕歲竟丞相課其



殿最奏行賞罰而已宰相不親小事非所當於道路問也方春少陽用事未可大熱

師古曰少音式邵反○宋祁云大熱浙本作以熱恐牛近行用暑故喘

此時氣失節恐有所傷害也三公典調和

陰陽職當憂是以問之掾史乃服以吉知

大體○宋祁曰當字上疑有所字五鳳二年春吉病篤上自

臨問吉曰君即有不諱誰可以自代者師古曰不

諱言死不吉辭謝曰羣臣行能明主所知愚

可復諱也

臣無所能識上固問吉頓首曰西河太守杜延年明於法度曉國家故事前為九卿十餘年今在郡治有能名廷尉于定國執憲詳平天下自以不冤太僕陳萬年事後母孝惇厚備於行止此三人能皆在臣右唯上察之上以吉言皆是而許焉及吉薨御史大夫黃霸為丞相徵西河太守杜延年為御史大夫會其年老乞骸骨病免以



廷尉于定國代為御史大夫黃霸薨而定國為丞相太僕陳萬年代定國為御史大夫居位皆稱職上稱吉為知人吉薨謚曰定侯子顯嗣甘露中有罪削爵為關內侯官至衛尉太僕始顯少為諸曹嘗從祠高廟至夕牲日乃使出取齋衣師古曰未祭一日其夕展視牲具謂丞相吉大怒謂其夫人曰宗廟至重之夕牲而顯不敬慎亡吾爵者必顯也夫人為言

丙吉

然後乃已

師古曰免其罪罰也

吉中子禹為水衡都尉

少子高為中壘校尉元帝時長安士伍尊

上書

師古曰先嘗有爵經奪免之而與士卒為伍故稱士伍其人名尊

言臣少時

為郡邸小吏竊見孝宣皇帝以皇曾孫在

郡邸獄

宋祁曰景本作孝武無以皇字淳化本作孝武非江浙本曾孫上無皇字刊誤據衆本

添皇字

是時治獄使者丙吉見皇曾孫遭離

無辜吉仁心感動涕泣悽惻選擇復作胡

組養視皇孫吉常從臣尊日再侍卧庭上

大百七九



師古曰郡邸之庭也侍謂參省之也後遭條獄之

詔吉扞拒大難不避嚴刑峻法既遭大赦

吉謂守丞誰如皇孫不當在官孟康曰郡守丞也來詣京

師郎治獄姓誰名如言皇孫不當在獄官宜屬郡縣也

文穎曰不當在郡邸官也師古曰守丞者守獄官之丞

耳非郡丞也誰如者其人名本作譙字言姓又非也

劉奉世曰守丞諸說皆非蓋郡邸守邸之丞也與朱買臣傳守丞同

使誰如移書京兆尹遣與胡組俱送

京兆尹不受復還及組日蒲當去皇孫思

慕吉以私錢顧組令留與郭徵卿並養數

月乃遣組去後少內嗇夫白吉曰食皇孫

云詔令師古曰少內掖庭王府職之官也食讀曰飮

廩字疑時吉得食米肉月月以給皇孫吉即

時病師古曰有病時也輒使臣尊朝夕請問皇孫視

省席葺燥濕候伺組徵卿不得令晨夜去

皇孫教盪師古曰去離也教游戲也盪放也盪讀與蕩同數奏甘毳食

物師古曰奏進也所以擁全神靈成育聖躬功

德已云量矣時豈豫而天下之福而激其

丙吉



報哉師古曰德要也音工堯反誠其仁恩內結於心也雖

介之推割肌以存君不足以比師古曰韓詩外傳云晉公子重

耳之亡也過曹里鳧須以從因盜其資而逃重耳無糧餒不能行介子推割其股肉以食重耳然後能行也

孝宣皇帝時臣上書言狀幸得下吉吉謙

讓不敢自伐刪去臣辭師古曰刪削也專歸美於組

徵卿組徵卿皆以受田宅賜錢吉封為博

陽侯臣尊不得比組徵卿臣年老居貧死

在且暮欲終不言恐使有功不著吉子顯

丙吉

坐徵文奪爵為關內侯臣愚以為宜復其

爵邑師古曰復音防目反以報先人功德先是顯為太

僕十餘年與官屬大為姦利臧千餘萬司

隸校尉昌案劾罪至不道奏請逮捕上曰

故丞相吉有舊恩朕不忍絕免顯官奪邑

四百戶後復以為城門校尉顯卒子昌嗣

爵關內侯成帝時修廢功人吉舊恩九重

鴻嘉元年制詔丞相御史



絕統

每德字本添五

也故博陽侯吉以舊恩有

共祀

絕朕其憐之夫善善及子孫古今之通誼

也其封吉孫中郎將關內侯昌為博陽侯

奉吉後國絕三十二歲復續云昌傳子至

孫王莽時乃絕

贊曰古之制名必繇象類

師古曰繇讀與由同

遠取諸

物近取諸身故經謂君為元首臣為股肱

丙吉

師古曰謂虞書益稷云元首明哉股肱良哉也

明其一體相待而成也

是故君臣相配古今常道自然之執也近

觀漢相高祖開基蕭曹為冠

師古曰名位在眾臣之上

孝

宣中興丙魏有聲是時黜陟有序眾職修

理公卿多稱其位

師古曰稱副也

海內興於禮讓覽

其行事豈虛虛哉

師古曰言所以致

明臣貢



正  
二  
序  
卷  
伍  
拾

註文貳阡叁佰陸拾玖

